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掾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為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昔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欖務使權不下移

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经制而近於醕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襍言等篇頗佀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或言悅書佀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呂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经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
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
而為乎勉之〻注豈亦有感而為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淙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

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
吳郡王鏊撰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為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亾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溪丘壑至建安初

辟於掾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彧適
守尚書令而孔融自東徵來以是得
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
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
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
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為申鑒五篇

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簒業
日開蘭凋玉玷麟因鳳戮而悅獨晏
然保首領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
掾而掾軍國之事必籌於彧由此戾
悖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
愧然立漢廷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

效一言於摽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詞奥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而正焉

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撰

申鑒卷第一

上海圖書館藏

漢　潁川荀　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　榮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虎臣漢典輔弼之臣

所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
圮湮治荒曰荒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廸厥德廸蹈
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楙通用勉也陟降膺
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
人道惟在仁義爲政者當申重之也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天成象剛柔以
品其群形所謂在地成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此三者之
道所以立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
教者德禮之謂法者陰之符也法者政刑之謂仁也者慈此者也義

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
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
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
備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工
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曰工官釐治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
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又曰惟皇作極極中也臣作輔民作基
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臣工協棐民心鞏固也惟先喆古哲喆通用賁戲曰聖喆之治王之
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

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按漢書作政字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按漢書矣下有夫字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此偽私放奢所以為患而當先屏也按當時如董卓鳴鍾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為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碓據天下偽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寃死私莫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放莫有甚焉者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傕汜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內成風故悅以為言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作性字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尚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無生之樂教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所謂興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作賈字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按漢書作化字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於一作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功罪準驗事實之謂也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按漢書作功字善無不顯功得其跡也惡無不彰罪得其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忒按漢書作回字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俗本誤作形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

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漢書作化其刑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重者鞭以治之輕者扑以撻之扑榎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虞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刑不能以逮君子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辱不足以治小人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塗路也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

遏寇虐詩民勞曰式遏寇虐俗本誤作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桓公曰國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

罰及吉人則惡無所懲而爲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按漢書作國法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四患既蠲五政既漢書作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不嚴而化一句垂拱揖遜漢書作讓而海内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惟缺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一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能進者三曰不任有進而不能任者四曰不終有任而不能終者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者不過以小怨小過小失奸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而已故歷言之以足十難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

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皐陶謨曰百僚師師）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言百僚）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所謂治國之風）禮俗不一（教化不洽不能大同）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嫌）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如水之流也）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不統于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愽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

劬守法謂之囿（以遵禮者爲勞苦以守法者爲執滯）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苛謂法令煩細）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互相欺蔽）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汨傕相鬬之類也）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臣無納忠）婦言用（政由房闥）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愼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一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所謂官師以成之也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情訊以寬之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朝市以共之周禮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朝市以共之也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弛縣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釋也三曰勸功功可準也四曰褒化化所關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即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政聽國政也訪問問可否也脩令念所施也上有師傅

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下有讜臣大有按有當作則字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俗本誤作迫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身脩家齊而左右罔非正人則內正立矣四表四外猶言四方也四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胷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守約施博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而逸賤約而勞者分殊爾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民爲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

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下民饑而上備膳下
民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美道五典之類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
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年凶眚禮非謙約也
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
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耗府庫空虛而無限是謂傷
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
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
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
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
而不止則常升言流水升喻民治也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
曰冶消也又爐鑄謂之冶尸子曰蚩尤造九冶又鑄匠謂冶踊水之機可使無降
莊子子貢謂漢陰丈人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

桒銜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曰槹悅所謂機蓋是類也

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凡常也善立教者愚可使賢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矣巨跖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善立法者貪可使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泅所謂虛入水也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

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所謂亂與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爲之界限使不得逾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猶民可使不越不可使無情欲也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上既正則民不禁自正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不惟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謂理之源斯絕矣先禁其身者理之源也

自上御下猶夫釣者

焉㥯於手 按手平當有而字 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口勒也 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 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非所以驅雞也悅之取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爾 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跦則放 過南過北飛放者皆不循路入門也 志閑則比之 比近也娭雞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 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滯 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 比之食之不驅之驅也 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 卽梲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 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 不得巧詐而取也 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 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也 天下以聖王為樂 如帝堯之世天下太和耕田鑿井歌於擊壤立我烝民謡於康衢是也 凡主以天下為樂 如履癸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糟堤以為樂者是也 天下以凡主

為憂（如夏邑氏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是巳屈巳而憂）聖王屈巳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巳以屈天下之憂（申巳而樂）中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必享其樂）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民憂則凡主必至於憂）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不隆欲非位不厭讎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三曰事順二十二字）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當作則生逆矣）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心不順矣）亂苟順則逆忠（逆忠則職不順矣）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道不順矣）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

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辭文輕則喪吾寶也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巳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六者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旋之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漢　潁川荀　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　榮校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

避諱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傅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乃陟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具貝王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即約之類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上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皇秦之時不同故敦弊不同山民樸市民玩處也山市之處不同故樸玩不同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桀紂湯武之政不同故治亂不同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烝庶鮮少機智不生所以至敦皇治純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爲而化繁苛不尚所以至清奚性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並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

抑百家諸子紛亂之言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
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
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戛摩取平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賢能之虛實猶概量較米粟之
多寡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詢事驗舉省績察職
賞罰夫實以惡及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
尺寸不可盜況尺乎纖惡細善不可闕掩夫事驗必若上田
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
之墜於淵也則可信者鮮矣亂朱子曰舟之桄流橫渡者淵厓內近水之
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
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公謂三公師傅保也卿謂六卿
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郡固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
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
五百石至三百石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俗本誤作不位競
小職有登則下位競修其業矣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大任有墜
則上位慎共其職矣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憫之尚可何况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紬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紬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穰苴撰兵法三卷秩比博士六百石也)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詳見周禮)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校俗本誤作校五校者一曰屯騎二曰越騎三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駕鹵簿五校在前是也)大統於太尉(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建武二十七年復爲大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

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痒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中出刺并督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舊以八月廵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曰時制而已三制隨時所定曰天下不旣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世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權柄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御民非所以强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言監御史愈於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寛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孝文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箠令此言肉刑極死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生息矣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後刑或先刑後德隨時所宜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過亢耳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從宜於簡畧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漸而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漸而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責備焉是謂虛教也未可以密謂之峻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求密焉是謂浚刑也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責備則教必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密則法必犯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脩飭則教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之則人將倚法專

殺亂滋生矣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生避而報之殺所謂有禁有殺制之以義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斷之以法徵法令則殺人者死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此古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者無罪未辟之前但知有復讎之義而已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既辟之後則有王禁在焉故報者誅之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辟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詳見周禮孟子王制漢之祿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生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

者豐也潔白者窶貧汙墨者富羨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
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
今祿如何今謂獻帝時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
澹古贍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祿所謂參相贍也
必也正貪祿黜汙吏省閑冗汰羨官與時消息昭惠恤下
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
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已是專地也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
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爲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
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
也井田非今也言專地固非隆古之典而井田廢久又非今所可行然則如之
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不得
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至漢孝
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

銖又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艱此則五銖之制宜便於民久矣 曰今廢如之何 今請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 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 言卓既誅此制宜復 曰錢散矣京畿 一作甸 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 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 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 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貿遷不足以匱近爲患也 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 言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 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 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而後行之騷動不可 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 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 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 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 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

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絶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五銖以絶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旱癘疫之災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皆宗廟在傳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往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灊縣華廟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縣所謂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也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也若必郡祀則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

一年二爻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鄭氏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謂下禳移之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丞掌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後以頻省唯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其儀不舉久矣此一節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師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

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雖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廣太學（辟雍也）而祀孔子焉

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各謂真傳）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殁而無間（老師已喪義無所問）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

藝文志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

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出有先後之類也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曰天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行喻學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汙之後不得已而行者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傕等六月陷長安己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

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絶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絶也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數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令悅復以爲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王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動爲春秋春秋記事言爲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荀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至公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脫誤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

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中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漢　潁川荀　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　榮校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吉凶謂兆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

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謂殷以甲子滅周以甲子興也言支干不足忌矣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都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辰星熒惑太白歲星填星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是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虎當作尾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卑氏解曰丙丙子晨蚕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東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府則爵不符貞良而入獄犴則罰不受以喻周應晉祥惟武王獻公能當之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星紀是也周禮馮相氏掌

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祈請求禱也如祈年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避將焉之）神不可逃（神寓形骸逃將焉之）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曰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行謂修德為邪時謂亨期厄會所以應人骨體之善惡者）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

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實死誕妄不足信也聖人弗學楊雄曰聖人不師僊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終死始生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楊雄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短長數也短長謂年之夭壽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産乎異俗海外南經僬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僬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史記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聖云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況壽言壽中俊傑有彭祖也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僊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巂男子化為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

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此二事在典午中所親聞見者夫豈人之

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滯也謂血氣集滯也百度百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

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以申有屈以虛有蓄以外有內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宣其氣調其體平其神則得其和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關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為呼氣入為吸故氣

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莊子曰真人之息也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氣也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虚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存吾春謂順養其生氣也）藥者療也（療治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illegible]

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謂灸柄也）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樂仁者壽）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咎徵惡行之驗）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顏回子淵年三十二蚤死冉耕伯牛有惡疾而卒楊雄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

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歲齡雖短而天和不害無殘賊致夭之行故曰長亦在其中矣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爲慮而當務脩德爲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卒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毋怪乎世人疑爲虛誕也曰傳毅論之當也傳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考其傳無論黃白之說意古矣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畝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丹砂爲金河車作銀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世之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桓譚張衡輩常發其虛僞矣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常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讖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而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爲叔父所謂辨讖即其發僞之書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

一首非仲尼之作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有取如劉彦和所謂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豐辭富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之類是也）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與偽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有用謂不虛有典謂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偽在上者如是則緯候鉤讖之說無所肆矯誕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漢　潁川荀悅著

明　吳郡黄省曾注

新安程榮校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大明曰明明在下）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烝庶但知鏡鑒而已）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桀紂不以前鑒）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幽厲政亥不以人鑒）側弁垢顔不鑒於明鏡也（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故君子惟鑒之務（務於前鑒人鑒）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子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檢押猶法度也言法度之臣常充左右也）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一字）有間（缺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先入齊高傒立之是爲桓公）衛姬色妾（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少衛姬鄭姬葛嬴滿密姬宋華子也非愛也任之也言桓公非親聽管仲欲其擔寄國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心下爲膏肓鬲也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阸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身畏二豎國畏嬖孽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可謂愛民矣如子與子等耳如身與身等耳如三君者輕身重民然後爲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

社稷而承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古者立國天子諸侯大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言三君者之重民爲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下愚則不移則皆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曹交意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爲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迺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

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相后腹娠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

（少康）鼎雉者興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邢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邢宮召公之室也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夫差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至十四年句踐伐吳虜太子友二十一年越王滅吳夫差自到死）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事君）不已則奉身

以退（不可則止）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貶下也）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義當申則申義當屈則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四公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大子所謂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夏門亭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

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所謂屈於强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尚書鍾離意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

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此所謂非笑唐虞也**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傅太后元帝倢伃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賂趙昭儀爲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爲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爲太子是爲哀帝帝卽位累尊太后爲皇太太后太后父同產弟子孟子喜中叔子晏幼君子商同母弟鄭暉子業俱封侯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后語至謂之嫗陷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歸定陶葬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爲庶人**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從亡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

喜惠言屈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祖勸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孝文帝不受千里馬孝文特有獻千里馬者帝日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循吏傳叙曰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可謂難矣言三君者以規獻帝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其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曾孫病吉數敕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至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蘇武之執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為典屬國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衛武箴戒於朝**武公和釐侯子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勾踐懸膽於坐**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勵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夫人也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爲太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未幾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趙昭儀不幸不失命**元帝始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昭儀者孝成皇后趙飛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儀居昭陽舘顓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鉤弋不幸不憂殤**鉤弋夫人姓趙氏昭帝母也進爲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鉤弋子爲皇太子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夫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非災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鉤弋所謂否則災也按靈帝何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光和三年立爲皇后

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後生皇子協卽獻帝也何皇后酖殺美人至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酖弑之悅以美人獻帝母也不得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爲鑒戒

若愼夫人之知

孝文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乃召語愼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班婕妤之賢

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婕言接幸於上也好美稱也班婕妤者彪之姑兒之女也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婕妤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譖告許后婕妤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以善對免因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明德皇后之德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爲顯宗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撫育過於所生後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喜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邵矣哉 邵高也言愼夫人班婕妤馬皇后所謂德則愛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 公於四海覆載之度

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 私於一己形骸之見

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君子所樂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窘急者無敬故不可以成禮

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 愁感者不和故不可以爲樂

禮者敬而已矣 揖讓百拜云乎

樂者和而已矣 弦歌鼓瑟云乎

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

樂存焉爾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逆君從道所謂違而得道者違道順上謂之諛臣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謂違上違道順上順道審乎所爲謂爲上自爲愼乎所安謂安心安身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呂錡射恭王中目敗於鄢陵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遺言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缺五字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鳳儀于韶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麟集于孔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上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而至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語文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晏子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所引按後漢劉曼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闇爲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爲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漢　潁川荀　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　榮校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固不可不絜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愼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之神哲尤不可不瑩故君子本神爲貴

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質實也主也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乎誠格幽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正通上下事實則功立表裏相顧分定則不淫思不出位曰才之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臣

多御善此三者益修其去楚亦遠矣此喻為不善而有才者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於適楚此北轅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為善而有才者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體用兼全故聖人貴才分而行之以行為貴若徒有智能技藝而不本於德末之尚矣舜禹之才而不為邪甚於缺一字矣此所謂合而用之以才為貴也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之以行為貴也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

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反觀內省神明莫適自知易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容意深心矯言飾行知人難也）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於自知昧於知人）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昧於自知明於知人）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為急也）

用巳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illegible]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行何貴之有）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權不如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辯不如絀老子曰大辯若訥）文為顯矣其中不若僕（文不如僕）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博不如約）莫不為道（道當作大）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為正知（缺一字）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誇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

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道而唯聖典爲至爲奧爲弘也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爾雅曰九達之謂逵謂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所不達百家則私蹊曲徑而已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川不可窮測理微謂之妙與發天地幾宣鬼神數博謂之包辭兼費隱義徹上下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要而不縟章成謂之文炳若丹青光如日月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仁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子之說以氣言性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吉凶貧富貴賤壽夭禍福之類此亦以氣言命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休吉否凶無務焉無怨焉富貴無務貧賤無怨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爲勢位所溺故乘富貴之命而驕則踰節陵分之事興矣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爲饑寒所逼故違貧賤

之命而濫則苟且邪僻之行作矣故驕則奉(奉當作承)之不成(不成承休)濫則守之不終(不終守否)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惡當作怨)以成禍(怨則不守不守則濫故曰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今既曰命命無不善不當云相近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繫辭文)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之性本惡其善者僞也)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揚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干也)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

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卽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情當作神惡非情之罪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情之惡本於性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

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食飲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

物各有性也（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此復申情不獨惡之說）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此復申性不獨善之說）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易繫辭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辭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好之是稱心也（詩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以制其忘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論語文）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法教則爲惡者易故多日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之於外遠則行而不返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遏於隱微行而止之禁於履踐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於昭鑒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

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能自愧耻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怍矣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朕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念蘇武於朔垂朔北方也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巳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必無邪慝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必無放侈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巳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

怒不亂德喜不缺一字義也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黄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悅為獻帝黄門侍郎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為帝鑒及泄所蘊有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

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遭
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
威柄遂憤激為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
言中所引據又皆漢事尤為博洽步傳
守溪王公謂其有感而為者誠然哉昔
楊雄自言所著太玄經後世必有知子
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溪知荀悅者
歟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
識